

论《列朝诗集》的吴中诗学本位观

白一瑾

摘要: 钱谦益编纂《列朝诗集》,是以吴中诗学传统为本位的,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质。《列朝诗集》有意识地以流派之中吴中籍诗人的多少,和宗旨纲领是否合于吴中诗学传统,作为标准,来评价和定位明代的各种诗学流派;并且整理出了一条完整的吴中诗学发展脉络,以之为明代文学发展的主线和正脉。

关键词: 钱谦益 《列朝诗集》 吴中诗学 本位

作者简介: 白一瑾,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,古代文学专业,主要从事明清诗歌研究。电子邮箱: cynthia.lily.bai@163.com

Title: On the Suzhou - Poetics Centrism in Qian Qianyi's *Selected Poems across Dynasties*

Abstract: Qian Qianyi's *Selected Poems across Dynasties* was compiled with a highlighted local style and taste centred on the poetics developed around Suzhou (traditionally called Wu). The compiler of *Selected Poems across Dynasties* had consciously evaluate and position the various poetic schools in M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uzhou poetics, and the percentage of Suzhou - originated authors in those poetic schools and the affinity with the Suzhou poetics were highlighted to delineate the development of Suzhou - poetics as the mainstream and authodox source of literature in the Ming Dynasty.

Key words: Qian Qianyi *Selected Poems across Dynasties* Suzhou - poetics centrism

Author: Bai Yijin is a lecture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Peking University (Beijing 100871, China), and her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the poetic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. Email: cynthia.lily.bai@163.com

《列朝诗集》作为一部成就和争议都相当可观的大型明诗选集,向来不乏学术界的关注。而编纂者钱谦益自身所具有的、并且体现于文学批评的“吴中”地域身份意识,此前亦有周兴陆《钱谦益与吴中诗学传统》为之揭橥。然此种地域身份意识如何形诸《列朝诗集》,成为贯穿这部明代诗史的灵魂,学术界却鲜有涉及。事实上,《列朝诗集》的编纂取舍,并非“在明诗史的大背景中有意识地突出吴中诗学传统”(周兴陆 108)那样简单,它堪称是一部以吴中诗学传统为本位的明诗选集与明代诗学史。无论是在对明代主要文学流派的评价方面,还是在贯穿全书的吴中诗学传统的传承脉络上,都体现出吴中诗学本位的特点。

一、钱谦益对吴中诗学传统的定义

欲厘清《列朝诗集》中所体现的吴中诗学本

位观,首先必须对钱谦益对“吴中诗学传统”的定义,作一梳理。钱谦益对自身所属的吴中诗学传统,具有相当鲜明的自觉意识:“吴中诗文一派,前辈师承,确有指授”(钱谦益,《列朝诗集》3414)。他对吴中诗学的内容与特征的定义,包括下列几个方面:

首先,是创作方式上的重才情。盛产才子,逞才为诗,这是吴中地域文化的特点之一。身为吴人的王世贞,在《艺苑卮言》中写道:“才生思,思生调,调生格”(39)。钱谦益对吴人以才情为诗的特色,有相当的认识,并在《列朝诗集》中,频繁以“才”称许吴中诗人。若沈周为“才情风发”(3206),顾璘为“才情烂然”(3697),徐祯卿为“才特高,年甚少”(3351),甚至慨叹“吴中往往饶才笔,也炷娄江一瓣香”(《初学集》604)。“才笔”二字,正是钱谦益对吴中诗学传统的定义。

其次,创作上偏重于风致情思而非格调体式。

“吴中诗派，自高季迪倡之，风华整丽，克兼唐宋元人之长”（朱彝尊，《明诗综》1547）。以风致情思取胜，一直都是吴中诗学的传统。徐祯卿提出：“因情以发气，因气以成声，因声而绘词，因词而定韵，此诗之源也”（760）。王世贞认为“情景妙合，风格自上，不为古役，不堕蹊径者，最也”（232）。他们都强调风致情思在诗歌创作中的决定性作用，与明七子主格调体式的复古诗学理念迥异。而吴中诗人的实际创作，也多具“才情风发，天真烂漫，舒写性情”（《列朝诗集》3206），“格不必尽古，而以风调胜”（3697）的特征。

钱谦益充分注意到了吴中诗学重风致情思的特点，他将“缘情匠意”定义为“吴声”所应有的特征“里中孙子长，刻其诗数百篇，名雪屋集，含咀宫商，组唐纬宋，缘情匠意，而不屑为今日之吴声，可谓踔厉特出者也”（《初学集》1086）。他甚至对吴中诗学好尚“香艳”风情，为正统儒家诗学排斥的一面，也津津乐道，视为吴中诗学的精华：“今体尚余王百谷，百年香艳未成灰”（《初学集》602）。他评价瞿祐云“宗吉风情丽逸，著剪刀新话及乐府歌词，多俚红倚翠之语，为时传诵”（《列朝诗集》2379）。瞿祐深受元末吴中诗坛盟主杨维桢影响，喜作艳诗，在后世颇有争议，甚至得到“譬诸画仕女者，肌体痴肥，形神猥俗，曾牛鬼狐精之不若矣”（朱彝尊，《明诗综》921）的恶评。而钱谦益显然不认为瞿祐这种根植于吴中地域文化的“丽逸”风情，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。

其三，清绮秀丽的诗风。这更是吴地文学的固有传统，即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谓“江左宫商发越，贵乎清绮”者。钱谦益曾以“轻清鲜荣”四字，为吴中诗风定义：“本朝吴中之诗，一盛于高杨，再盛于沈唐。士多翕清煦鲜，得山川钩绵秀绝之气”（《初学集》1086）。《叶九来锄经堂诗序》：“吴中太湖异石，洞庭朱实，华亭鹤唳，与虎丘天竺佛寺，钩绵秀绝，出其中间。翕轻清以为性，煦鲜荣以为词，故非寻常所能及。[……]文人才子，饮食其轻清鲜荣之气，玉膏金壶，涌出笔端”（钱谦益，《有学集》773-74）。他更以佛经故事为喻，提出“柔软清静”之说：

余读内典，西国五百仙人在山中住，
甄陀罗女于雪山池中浴，闻其细妙歌声，
柔软清静，即失禅定。譬如大风吹诸林

树，心醉狂逸，不能自持。因而语古人之诗，所谓缘情绮靡，惊心动魄，长言永歌，至于感金石而动鬼神者，要其极致，则西国之歌声，所谓细妙柔软清静者，庶几尽之。（《牧斋杂著》498）

雪山池中甄陀女歌声，柔软清静，五百仙人皆心逸不自持。诗文之妙，固无事褻绩鞶帔，而能使人口耳邮传，色飞神解。（《有学集》972）

“柔软清静”这一标准，显然与吴中诗学重辞藻清丽的特点相符。除此之外，它还具有“缘情绮靡，惊心动魄，长言永歌，至于感金石而动鬼神”，令人“心逸不自持”的效果，亦符合吴中诗学重风致情思的特点。

其四，博学好古。江南在明清时代为全国经济发达的文化中心，博学师古蔚成风气，吴中地区尤为突出。钱谦益在《苏州府重修学志序》中自豪地声称“吾苏土风清嘉，文学精华，海内之学者，未能或之先也”（《初学集》853）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吴中文人的师古，并非指向儒学礼法（这是吴中诗学传统不同于台阁体和道学体的地方），也不是古人辞句（因而与七子流派迥异），而更倾向于对于经史诸子百家的广泛兼收并蓄。以祝允明为例，其人“学务师古，吐辞命意，迥绝俗界”（《列朝诗集》3314），“贯综群籍，稗官杂家，幽遐昆瓌之言，皆入记览”（《明诗综》1362）。此种现象，显然与吴中文化世家众多，藏书风气兴盛有关。钱谦益本人系明清之际著名学者与藏书家，他曾对明代前中期吴中世家的藏书与治学，有一归纳“自元季迨国初，博雅好古之儒，总萃于中吴。南园俞氏，笠泽虞氏，庐山陈氏，书籍金石之富，甲于海内。景天以后，俊民秀才，汲古多藏，[……]吴中文献，于斯为盛”（《列朝诗集》3383）。正是在吴中地域文化这种尊经史、喜藏书、博学好古的氛围中，才能生长出祝允明这类出身于文化世家，家学渊源极深，“内外二祖咸当代魁儒，耳濡目染，贯综典训，发为文章，茹涵古今”（《列朝诗集》3314），因而能“学务师古，吐词命意，迥绝俗界”的吴中文人。

其五，对师法对象的兼收并蓄，尤其是对六朝、中晚唐、宋元诗的积极学习。这一诗学取向，有明一代吴中诗人，早在高启即已见端倪。《四

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：“启天才高逸，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。其于诗，拟汉魏似汉魏，拟六朝似六朝，拟唐似唐，拟宋似宋，凡古人之所长，无不兼之”（纪昀 4387）。到了七子盛行的明代中期以后，相当一部分吴中诗人，甚至主动以师法六朝、初唐、中晚唐及宋诗相标榜，与七子专宗汉唐之“北学”相抗。“司直司勋甫氏竞爽学问，源流约略相似，始而宗师少陵，惩折洗之弊，则思追溯魏晋；既而含咀六朝，苦绸繆之穷，则又旁搜李唐。[……]二甫之于吾吴，可谓杰然者矣”（《列朝诗集》4246）。

钱谦益本人的学诗路数，因深受嘉定诗人程嘉燧影响，中年以后倾向于唐宋兼宗，“中年奉教孟阳诸老，始知改轸易向。孟阳论诗，自初盛唐及钱刘元白诸家，无不析骨刻髓，尚未能及六朝以上，晚始放而之剑川遗山。余之津涉，实与之相上下”（《有学集》1359）。吴中诗人对待前代文学遗产这种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与广阔眼界，是钱谦益极为欣赏的，因而他颇津津乐道于吴中诗人“组唐纬宋”的创作方式。

二、《列朝诗集》以“吴人”、“吴风”为标准的明代诗学观照

《列朝诗集》作为一部大型的明代诗歌选集，成就相当可观，但其门户之见也为后人诟病。朱彝尊《跋名迹录》即云钱氏此选“多主门户之见”（朱彝尊，《曝书亭全集》481）。曾燠更严厉批评“牧斋《列朝诗集》，挟门户之见，而肆其雌黄，南北分歧，是非倒置”（朱彝尊，《静志居诗话》序2）。《列朝诗集》的门户之见固然较为深重，但其中的偏私之处究竟在哪里，却仍颇多模糊之说。

其中，最广为人所知的是钱陆灿在《汇刻列朝诗集小传序》中，评价钱谦益“论诗则推茶陵，论文则推震川”（钱谦益，《列朝诗集小传》4）。正是因为这一评价，钱氏论诗专宗茶陵之论，在学界几成定论。然而，这一结论，却有一无法解释之处，就是钱谦益对台阁体的态度。

在诗学传承上，台阁体堪称是茶陵派的先导，即所谓“东里格调清纯，实开西涯之派”（朱彝尊，《明诗综》794）者。然钱谦益虽然赞许台阁体文章，“先朝文章，尽在馆阁。[……]丰碑典册，熠曜四裔，文章之柄，乃复归馆阁”（《初学集》

1007），却对台阁体诗歌评价并不高。“江西之派，中降而归东里，步趋台阁，其流也卑冗而不振”（《列朝诗集》1540）。他甚至将台阁体视为“衰靡”的象征。“国初之文，以金华乌伤为宗；诗以青丘青田为宗。永乐以还，少衰靡矣，至西涯而一振”（《初学集》1758-59）。“永乐以还”至茶陵派兴起之前，这正是台阁体盛行于文坛的时期，即“永乐以后，公卿大夫，家各有集。馆阁自三杨而外，则有胡庐陵[……]，尚书则东王、西王，[……]未可悉数”（《列朝诗集》2183）之时。可见钱氏所谓“衰靡”，的确是指台阁体而言。

钱谦益编选《列朝诗集》时，有意识地排斥台阁体诸家的作品。容庚于《论〈列朝诗集〉与〈明诗综〉》一文中，即指出《列朝诗集》“不取元老大集”的特点。“永乐以后，公卿大夫家各有集，应酬题赠，可观者绝少。故于元老大集，或仅存一二，或概从绳削”（136）。钱氏对台阁体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杨士奇、杨荣等人，甚至这样评价：

今所传东里诗集，大都词气安闲，首尾亭稳，不尚藻辞，不矜丽句，太平宰相之风度，可以想见。以词章取之则未矣。（《列朝诗集》2177）

余惟诸公勋名在鼎钟，姓名在琬琰，固不屑与文人学士竞浮名于身后。（《列朝诗集》2183）

钱谦益的评价颇具皮里阳秋之意，他承认台阁诸公的政治地位之崇隆，却对其诗作的文学成就不置一词，反而反复强调“固不屑与文人学士竞浮名于身后”，“以词章取之则未矣”，他对台阁体诗歌成就的真实定位，可以想见。而他对茶陵派的欣赏，显然并非与李东阳“以金钟玉衡之质，振朱弦清庙之音，含咀宫商，吐纳和雅”（《列朝诗集》2699）的台阁色彩相关。

钱谦益对茶陵派为何如此“情有独钟”？这与吴中诗学在明代诗坛的地位变迁有关。元末吴中诗学承袭杨维桢铁崖派的传统，极为兴盛，所谓“胜国之际，诗莫盛于中吴”（《有学集》1577）。涌现出顾德辉、倪瓒、张简等代表吴中文化氛围的大量士林名流。“吾昆山顾瑛、无锡倪元镇，俱以猗卓之资，更挟才藻，风流豪赏，为东南之冠。而杨廉夫实主斯盟”（王世贞 291）。《列朝诗集》甲

前集中,亦有大量篇幅对此予以介绍。

吴中诗学的辉煌,到明初仍然盛极一时,特别是以高启为代表的“吴中四杰”以及“北郭十友”的崛起,使得吴中宛然成为明初诗坛的中心。“国初闻人,率由越产,[……]而诗人则出吴中”(胡应麟 341)。“有高杨张徐及张仲简[……]辈附和而起,故极天下之盛,数诗之能,必指先屈于吴也”(《列朝诗集》2473)。然而,与浙东文人在明初政坛上的风光不同,吴中诗人虽然在诗歌领域独领风骚,却在政治上倍受压抑。明初洪武、永乐、正统三朝,近百年间,竟无一吴中人人入阁。而诗歌成就最为出色的“吴中四杰”,更是皆因政治迫害而死于非命。

吴中诗人游离于庙堂主流诗学之外的状态,直到茶陵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成弘时代,才有了较大的改善。天顺元年,徐有贞入阁,成为明代首位吴中籍大学士。此后,成化一朝,接连有吴宽、靳贵、毛澄等吴中文人入阁,吴中文人在朝的势力一步步抬头。“吾吴徐武公、吴文定、王文恪诸公,以馆阁钜公,操文章之柄,一时名贤辈出”(《有学集》972)。弘治时代,甚至在京城出现了“五同会”这类由吴中籍高官组成的地域性的官僚文人社团。“有吴人出而仕者,率盛于天下,今之显于时者,仅得五人。曰:都御史长洲陈玉汝、礼部侍郎常熟李世贤、太仆寺卿吴江吴禹畴、吏部侍郎古吴王济之、及予为五人。[……]同时也,同乡也,同朝也,而又同志也,同道也,因名之曰五同会,亦曰:同会者五人耳”(吴宽 391)。

在茶陵派中,吴中诗人堪称是占据了半壁江山,乃至隐然与李东阳本人分庭抗礼。其中,太仓人张泰、昆山入陆釴,与李东阳为进士同年,均系茶陵派耆宿。而长洲人吴宽、王鏊,更系“以之羽翼茶陵,实如骖之有靳”(纪昀 4447)者。至于李东阳门下“六学士”中,亦有无锡人邵宝、华亭人顾清两位吴中籍诗人。

而钱谦益对茶陵派的欣赏,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,正是源于茶陵派成员多“吴人”,诗风也颇有与“吴风”相合之处。他盛赞张泰的成就,认为他是可与李东阳齐名的茶陵派领袖。“弘治间,艺苑则以李怀麓、张沧洲为赤帜,而和之者或流于率易。在当时盖以李张并称”(《列朝诗集》2809)。《列朝诗集》中选张诗达四十首,分量极重。然而,张泰虽一度与李东阳并称,但寿命不永,无论

是诗歌成就还是实际影响力,均难与李东阳比肩,《明诗综》仅选其诗一首。钱谦益对张泰的高度评价乃至过分溢美,显然是欲藉此昭示吴中诗人在茶陵派中的影响力。

即使是钱谦益对李东阳本人的评价,也不乏以吴中诗学为本位的色彩。他对李东阳诗歌的推崇喜爱,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李诗的兼收并蓄、唐宋兼宗,“西涯之诗,原本少陵、随州、香山,以迨宋之眉山,元之道园,兼综而互出之”(《列朝诗集》2700)。茶陵派的另一吴中籍健将王鏊,亦是“诗不专法唐,于北宋似梅圣俞,于南宋似范致能,峭直疏放,于先正格律之外,自成一派”(《列朝诗集》3086)。而兼收并蓄、唐宋兼宗,正是吴中诗学的主要特征之一。

由此可以看出,钱谦益对明代诗学流派,实际上是以吴中诗学为中心,以诗学流派与吴中诗学的“远近亲疏”来进行品第的,具体表现为“吴人”与“吴风”两个标准:前者是吴中诗人在诗学流派中的数量与影响,后者是这一流派的诗学主张,是否符合吴中诗学传统。那些吴中诗人较多,在诗学观念上又与吴中诗学传统相合的流派,即能得到他较高的评价,反之亦然。钱谦益对明代大多数文学流派的评价,均显示出此种以吴中诗学为本位的特点。

对元末吴中铁崖体及“吴中四杰”的评价。钱谦益对元末吴中诗坛的兴盛,是颇为自豪的:“吴中之诗,一盛于唐末,再盛于元季”(《列朝诗集》2473)。他对元末吴中诗坛盟主杨维桢及铁崖体的评价毁誉参半,^①但总体上,钱氏对于元末吴中诗坛名士诗客的生存方式,是颇有赞叹乃至艳羡的。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中,他花费了大量笔墨,历数杨维桢“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,造门纳屣,殆无虚日,酒酣以往,笔墨横飞,铅粉狼籍”(《列朝诗集》369),顾德辉“卜筑玉山草堂,园池亭榭,饴馆声妓之盛,甲于天下,日夜与高人俊流置酒赋诗,觞咏倡和”(《列朝诗集》465),倪瓒“不事生产,强学好修,所居有阁名清閼,藏书数千卷,手自勘定。鼎彝名琴,陈列左右,松篁兰菊,敷纾缭绕”(《列朝诗集》480)的风雅生活,不难看出,同为吴中名士的钱谦益,对自身所属地域文化中,这种结合了优裕物质享受与风雅文化氛围的生存方式的喜爱。

对明初吴中诗坛特别是其中佼佼者“吴中四

杰”钱谦益亦有绝高评价：“世有青丘，则北郭诸子，亦将轩翥其后而侘傺焉”（《有学集》1577）。《列朝诗集》中所收录诗人，以高启之诗入选最多，达864首，甚至超过了被列为甲集第一的刘基。而杨基、张羽、徐贲三人，也各有327首、240首、110首之多。而钱氏对四杰的推扬，正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明代吴中诗学最辉煌的部分：“本朝吴中之诗，一盛于高杨，再盛于沈唐”（《初学集》1086）。

不过，虽然钱谦益对元末明初吴中诗人评价较高，他仍于《列朝诗集》甲集中，将并非吴中诗人的刘基列为第一。其原因除了和刘基同为“两截人”的同病相怜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刘基比吴中诗人更能代表有明一代的“开国之音”：“文成诗体纯正，较之四杰，虽纵横少逊，而似觉寡疵”（朱彝尊，《明诗综》67）。代表明朝“一代开国之初，应运而生者”，显然不能是元末吴中诗人的风华秀丽，而是“清刚典重，一洗元人纤媚之习”（纪昀4368），“学术深醇，其词皆平正典实，有先正遗风”（纪昀4369）者。钱谦益虽不甚排斥“元习”，但他很清楚，实际上“吴中四杰”仍然沿袭了较多的元人风气，而与明初的质朴悲凉风格不合。高启本人虽已开始“振元末纤秣缛丽之习，而返之于古”（纪昀4387），却仍不能完全去除“元习”，“明初高季迪乐府五言，始刻意六朝，才情兼赡而元习未除，骨稍轻，气稍薄也”（乔亿1105）。若杨基等人，“颇沿元季秣纤之习”（纪昀4388）的现象就更为显著。所以，有资格代表有明一代新风的，仍然是刘基而非“吴中四杰”。

对台阁体的评价。如前所述，钱谦益对台阁体评价并不高。其原因是，台阁体既非“吴人”，也非“吴风”。从诗人籍贯来考量，台阁体创始于江西籍状元吴伯宗，“诗文皆雍容典雅，有开国之规模，明一代台阁之体，胚胎于此”（纪昀4388）。其成员也以江西人为主，吴中人不多，“国初馆阁，莫盛于江右，故有‘翰林多吉水，朝士半江西’之语”（纪昀4403）。而从诗风来看，台阁体的和平典雅、端谨质实，与吴中的绮靡秀丽风格，差距极大。以台阁体诗人吴溥为例，《明诗综》评价其“先生志不事浮藻，故其诗质实不浮，殆所谓布帛菽粟。而温厚和平之意，蔼然见于辞气之表。其视世之纤媚工巧者不侔矣”（817）。台阁体在精神气质上与吴中诗学的迥异之处可见。

对前后七子的评价。钱谦益对七子诗风的极力排斥，与他所持的吴中诗学本位的批评标准密切相关。前七子除徐祯卿外，皆系北方籍诗人，而他们重视格调，诗学汉魏盛唐的主张，也与偏重情思风致，兼收并蓄的吴中诗学，差异极大。诗人既非“吴人”，诗风亦非“吴风”。而后七子中，虽然南方籍诗人已经在数量上占据优势，吴中人王世贞更长期主盟诗坛，但王世贞的诗学主张，却仍大部分沿袭前七子，对吴中诗学传统颇有背离。所以钱谦益对前后七子特别是李梦阳，动辄以“北地”、“粗材笨伯”、“北郡云雾”称之，立于吴中诗学立场上的轻蔑排斥之意可见。仅对徐祯卿“标格清妍，摘词婉约，绝不染中原佻父槎牙鼻兀之习”的“江左风流”（《列朝诗集》3351），以及王世贞追慕归有光，回归吴中诗学传统的“晚年定论”略有好评。

对唐宋派的评价。在成员构成方面，唐宋派的主要人物唐顺之、归有光，皆系吴中人。在诗风方面，唐宋派虽长于文而短于诗，诗歌成就不及前后七子，但自有其特色，王慎中、唐顺之早年俱系“嘉靖八才子”成员，诗法六朝初唐，“诗体初宗艳丽，工力深厚”（《列朝诗集》3956），“于时称其庄严宏丽，咳唾金璧”（《列朝诗集》3965），与七子的诗宗盛唐颇有区别，却与吴中诗学兼收并蓄、风格偏于绮靡秀丽的特点，约略相近。钱谦益趋向唐宋派，也与这个文学流派浓厚的吴中地域色彩有关。

对公安派的评价。公安派虽产自楚地，但其主将袁宏道、袁中道、江盈科等，皆曾在吴中为官，受吴文化习染，可以说是偏于“吴风”的诗学流派。以袁宏道为例，他在吴县为官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颇受吴中诗学传统的影响，他诗学理论中最关键的部分——反对复古蹈袭，主张性灵，正是成型于这一时期：“余与进之游吴以来，每会必以诗文相励，务矫今代蹈袭之风”（袁宏道710）。吴中诗学迥异于七子复古之学的传统，对他影响极大：“苏郡文物，甲于一时。至弘正间，才艺代出，斌斌称极盛，词林当天下之五。”他反感复古派“高自标誉，务为大声壮语，吴中绮靡之习，因之一变，而剽窃成风，万口一响，诗道寝弱”，导致吴中诗学传统遭到破坏，因而有意识地在吴县大力推扬高启、沈周、唐寅等吴中前辈诗人的作品，以之对抗七子的影响：“余往在吴，济南一派，极其

呵斥。而所赏识,皆吴中前辈诗篇,后生不甚推重者”(袁宏道 695)。吴中传统重才情,主清绮的特点,正是后来公安派性灵诗学的来源之一。而钱谦益对公安派的推许,也与公安派和吴中诗学亲缘关系较近有关。

对竟陵派的评价。钱谦益对竟陵派的恶骂,固然有私人恩怨在内,但也与竟陵派浓郁的“楚人”特色有关。和脱胎于吴中诗学传统的公安派相比,竟陵派无论是人员构成还是诗学理念方面,都殊少吴中诗学特征,异质色彩极为鲜明。正因此,竟陵派作为外来之“楚声”,对于吴中诗学传统的“入侵”,尤其令钱谦益痛心疾首。“迩来吴声不竞,南辱于楚”(《初学集》1086)，“昔夺于秦中,服于齐,今咻于楚,此其征也”(《初学集》937)。

三、《列朝诗集》以吴中诗学传承 脉络为主线的结构

在以“吴人”、“吴风”为标准,对明代各个诗学流派进行品第之外,钱谦益还在《列朝诗集》中,整理出了一条完整的明代吴中诗学发展脉络,这也正是贯穿《列朝诗集》的主线。

纵览明代吴中诗坛,可以发现,吴中诗人成就虽高,但除了弘治时代台阁诗人吴宽、王鏊等人能够“以馆阁巨公,操文章之柄”之外,大多数时候,都是以远离庙堂中心,独立于主流诗学之外,自成一统的状态,将吴中诗学传统一脉相续的。这就形成吴中诗学发展的一种奇特态势:进入主流诗界并多少被同化的“在朝”吴人,与偏处吴中、固守传统的“在野”吴人,共同构成明代吴中诗学的双重脉络。钱谦益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特点,并在《列朝诗集》中予以揭示“吾吴文章之盛,自昔为东南称首。成弘之间,吴文定、王文恪遂持海内文柄,同时杨君谦、都玄敬、祝希哲仕不大显,而文章奕奕在人”(《列朝诗集》3414)。

其中,“持海内文柄”的吴宽、王鏊辈与“仕不大显,而文章奕奕在人”的杨循吉、都穆、祝允明辈,恰构成“在朝”吴中文人与“在野”吴中文人的完美对比。而且,在钱谦益心目中,更有资格代表吴中诗学主流的,是后者而并非前者。从《列朝诗集》对弘治时代吴中诗人吴宽与沈周的态度,即可见一斑。

以吴沈二人的生卒年和活动时间来看,基本上处于同一时代。吴宽官职显赫,入阁拜相;沈周却终生不仕,布衣终老。对前者,钱谦益确实颇有崇敬乃至艳羡之意“弘治间,文体春容,士习醇厚,端人正士,历文学侍从之列,如金钟大镛之在东序,而中吴二公为之眉目,何其盛也”(《列朝诗集》3085-86)。“中吴二公”,即指以吴人入阁主文柄的吴宽、王鏊。然而,耐人寻味的是,钱谦益在梳理明代吴中诗学发展的脉络时,却并未将吴宽视为主流。他认为,吴中诗学在明代的巅峰有二,其一为明初以高启为代表的吴中四杰;其二即是弘治、正德时代的沈周、唐寅等吴中诗人:“本朝吴中之诗,一盛于高杨,再盛于沈唐”(《初学集》1086)。显然是将沈周而非吴宽,视为弘治时代吴中诗人的代表性人物。

钱谦益对吴宽与沈周的轩轻,从《列朝诗集》的叙述上也略见一斑。述吴宽诗风,仅有“深厚浓郁,自成一家”(《列朝诗集》3037)寥寥几字;而述沈周诗风,却是自“石田之诗”到“亦时所不免”(《列朝诗集》3207)洋洋洒洒百余字。个中缘由,不能不引人深思。

那么,为何钱谦益在构建吴中诗学脉络的时候,舍高官吴宽而取布衣沈周?这是因为,与前者相比,后者的吴人本色更加纯正。茶陵派虽系吴人占据半壁江山,而李东阳更为钱谦益所景仰,但茶陵派与吴中诗学虽有相似之处(主要表现在师法对象的兼收并蓄、唐宋兼宗),却毕竟仍不乏扞格不合之处。以李东阳来看,他的地域文学观念极为清晰。他自称“楚人”,说“吾楚人多不好吟。”他并不欣赏吴中诗学,吴宽以吴人而能得到他赏识的前提,其实是因为吴宽背离了自身所属的吴中诗学传统“原博之诗,浓郁深厚,自成一家,与亨父鼎仪皆脱去吴中习尚,天下重之”(李东阳 12)。

钱谦益对吴宽的诗风,仅以李东阳“深厚浓郁”四字草草概括之,足见他虽景仰其人,却未必欣赏其诗。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对吴宽诗风的定位,或可知钱氏此种态度的原因“和平恬雅,有鸣鸾佩玉之风。[……]其诗格尚浑厚,琢句沉着,用事典切,无漫然嘲风弄月之语”(纪昀 4447)。吴宽的诗风以和平典雅、浑厚沉着为主,这正是脱胎于台阁体、“含咀宫商,吐纳和雅”(《列朝诗集》2699)的茶陵派,与吴中诗学传统

最根本的区别。而吴宽的诗学好尚也与吴中人有异“发之于诗,和平深远,览之可诵,诵之可听”;“形于著作者,不以险怪侈靡为工,往往于和平简澹之中,而有温纯典雅之意”(吴宽 368; 389-90)。他所倡导的“和平深远”、“温纯典雅”的中规中矩的雅正诗风,显然与吴中诗学传统不合。

与不能谨守吴中传统的吴宽相比,沈周的吴人本色显然要纯正得多。钱谦益评其诗云“石田之诗,才情风发,天真烂熳,舒写性情,牢笼物态。[……]出入于少陵香山眉山剑南之间,踔厉顿挫,沈郁老苍,文章之老境尽,而作者之能事毕”(《列朝诗集》3207)。沈周之诗,具有以才情为诗,讲究情致,唐宋兼宗等特征,这都是典型的吴中诗学传统。故钱谦益认为,他比习染茶陵风气的吴宽,更能代表弘治时代的吴中诗学气脉。

钱谦益对唐寅和徐祯卿评价的高下轩轻,也颇耐人寻味。徐祯卿与唐寅并列“吴中四才子”,两人亦活跃于同一时代。徐氏有进士功名,又系前七子成员,在吴中人望极高,乃至被视为“吴中诗人之冠”:“祯卿体癯而神清,诗熔炼精警,为吴中诗人之冠,年虽不永,名满士林”(张廷玉 7351)。唐寅却因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,和偏于俚俗的诗风,不但在评价上不如徐祯卿,且多有争议。《明史·文苑传》仅以“文才轻艳,倾动流辈”(张廷玉 7353)评之,对其人其诗,颇为不屑。

然而,钱谦益认为,恰恰是唐寅而非徐祯卿,代表了正德时代吴中诗学的主线,因为徐祯卿受北人复古派影响,已非吴中气象,反不如“少喜秾丽,学初唐,长好刘白,多凄怨之词,晚益自放,不计工拙,兴寄烂熳,时复斐然”(《列朝诗集》3300)的唐寅,更能体现吴中诗学的纯正风貌:

吴中之才子,无如徐昌国、唐伯虎。
[……]人谓伯虎如李龟年流落江潭,红豆一曲,使人凄然掩泣。昌国如明妃远嫁呼韩,作穹庐中阏氏,不免风流顿尽。此虽戏语,亦可思也。(《初学集》937)

由钱谦益舍吴取沈、舍徐取唐的评价标准,不难看出钱氏在梳理明代影响力较大的主流文学派别之外,还整理出了一条独立于诗坛主流之外的吴中诗学自身传承的线索。能有资格侧身其间的吴中诗人,既不因其官位高下,也不因其是否进入

当时占据诗坛主流的诗学流派,而仅仅是依据其吴中诗学本色的纯正与否。在《列朝诗集》中,这条吴中诗学传承的脉络表现为:

第一部分,元明之际,以杨维桢、顾德辉、倪瓒、张简等为代表的元末江南士人群体,以及承袭了这一群体之“元习”的高启等“吴中四杰”。

第二部分,永宣至成弘时代,诗坛盛行台阁体,在朝之吴中士人如“端谨静退,老而好学,诗文为词林所推”(《列朝诗集》2480)的刘铉等,也不免受其影响。而在野之吴中诗人,却大多独立于台阁体影响之外,继续保持吴人重风情,喜丽藻的创作特点。如前所述善作艳诗之瞿祐即是。又如被钱谦益称为“吴兴诗人领袖”的邱吉“吉字大佑,归安人。[……]其诗纤丽,主温李,为吴兴诗人领袖,唐惟勤、张子静继之”(《列朝诗集》2421)。邱吉在吴中影响力颇大,“同郡诗家如唐庠惟周、唐广惟勤、张渊子静、沈祥彦庠,皆奉之为师友”(朱彝尊,《明诗综》1164)。值得注意的是,是时吴中诗人,往往不喜台阁之作,斥之为“头巾气”:“夏正夫、刘钦谟同在南曹,有诗名。[……]然东南士夫犹不喜夏作,以为头巾气,不知何也”(《列朝诗集》2492)。由此也可看出,在台阁体盛行的时代,吴中文坛仍然保持着自身的诗学特色。

第三部分,弘治时代,也即茶陵派盛行的时期。如前所述,钱谦益虽推尊茶陵派,却并未将茶陵派与吴中诗学传统等同。他所承认的弘治时代的“吴中高士”,是沈周、史鉴等在野的吴中诗人:“弘正之间,吴中高士首推启南,次则明古”(《列朝诗集》3256)。沈周“诗不专仿一家,中晚唐南宋靡所不学,每于平衍中露新警语”(《明诗综》1304),具有吴人兼收并蓄、出语新巧的特色;而史鉴则“刻意学古,似当胜沈一筹”(《明诗综》1310),博雅好古,亦系吴人本色。

第四部分,正德时代,是前七子复古派盛行的时期。钱谦益更是大力倡导七子之外,以唐寅、文徵明、祝允明等“吴中四才子”为代表的另一种诗学传统,以之为诗家正统。他评价祝允明“学务师古,吐词命意,迥绝俗界,效齐梁月露之体,高者凌徐庾,下亦不失皮陆”(《列朝诗集》3314)。文徵明“于诗兼法唐宋,而以温厚和平为主,或有以格律气骨为论者,公不为动”(《列朝诗集》3390)。“吴中四才子”中,除了阑入七子复古派

的徐祯卿之外,皆沿袭吴人兼容并蓄的传统,六朝、中晚唐乃至宋诗,无所不学。

第五部分 嘉靖时代,后七子盛行,钱谦益不满王世贞以吴人而作北人复古剽袭之音,故拈出“源出中唐,兼取材于潘左江鲍”(《明诗综》2234)学习六朝中唐的长洲皇甫兄弟,作为吴中诗坛坚守传统的“杰然者”：“司直司勋甫氏竞爽学问,源流约略相似,始而宗师少陵,惩折洗之弊,则思追溯魏晋,既而含咀六朝,苦绸繆之穷,则又旁搜李唐,当弘正之后,畅迪功之流风,矫北地之结习,二甫之于吾吴,可谓杰然者矣”(《列朝诗集》4246)。

第六部分,是万历以后的晚明时代,也是七子与公安、竟陵并行的时期。“盖明之末造,太仓历下,余焰犹张;公安竟陵,新声屡变,文章衰敝,莫甚斯时”(纪昀4510)。在钱谦益心目中,这一时期的诗学衰弊至极,而能振兴风雅者,则非“嘉定四先生”莫属。“四先生”中以归有光成就最高,然归氏之优势在于古文,并不以诗名世,钱谦益乃以师友程嘉燧为匡正王李谬习、发扬吴中诗学传统的代表人物。“孟阳读书不务博涉,精研简练,采掇菁英。晚尤深老庄荀列楞严诸书,钩纂穿穴,以为能得其用。其诗以唐人为宗,熟精李杜二家,深悟剽贼比拟之缪,七言今体约而之随州,七言古诗放而之眉山,此其大略也。晚年学益进,识益高,尽览中州遗山道园及国朝青田海叟西涯之诗,老眼无花,照见古人心髓,于汗青漫漶,丹粉雕残之后,为之抉摭其所繇来发明,其所以合辙古人,而迥别于近代之俗学者。于是乎王李之云雾尽扫,后生之心眼一开,其功于斯道甚大,而世或未之知也”(《列朝诗集》5374)。程诗的博学高古,兼采众长,正是吴中诗学传统的完美体现。

从“明初之‘吴中四杰’→永宣之邱吉、瞿祐→弘治之沈周、史鉴→正德之‘吴中四才子’→嘉靖之皇甫兄弟→晚明之‘嘉定四先生’”这条吴中诗学在明代传承的线索可以看出,每当钱谦益认为,某一时期占据诗坛主导地位的诗学流派,与吴中诗学传统有所背离,他就会举出更具吴中传统的吴地诗人,以之为正统,对诗坛的错误取向进行纠谬。

而钱氏如此煞费苦心地梳理吴中诗学传承脉络的真正用意,是将吴中诗学作为整个明代诗坛的主线与正脉。终明一代,诗坛门户林立,台阁茶

陵之后,又有前后七子与公安竟陵互角高下,特别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诗学,在明代影响力极大,堪称牢笼一代。但在钱谦益眼中,这些先后占据诗坛主流的诗学流派,都并非他心目中的诗家正宗。而这一正宗所在,正是虽然“昔夺于秦中,服于齐,今啾于楚”,在明代屡受外来文化侵蚀却仍然一脉相传的吴中诗学传统:

昔在休明之世,吾吴徐武公吴文定王文恪诸公,以馆阁巨公,操文章之柄。一时名贤辈出,若刘昌谟杨君谦刘廷美之流,浮沉郎署,回翔藩臬,宏览博物,含英吐华,残编啮简,映照湘素。降及正嘉,文征仲以耆年长德主盟词苑,王祿之陆子傅诸公,掞华落藻,前辉后光。国家当重熙累洽,人文化成,士大夫含章挺生,与天之卿云,地之器车,荣光休气,参两叶应,岂偶然哉。(《有学集》972)

注释 [Notes]

①参见《叶九来锄经堂诗序》：“杨廉夫以风流儒雅,主盟江左”(《有学集》17:774)。《列朝诗集》甲前集卷七上《铁崖先生杨维禎》：“廉夫问学渊博,才力横轶,掉鞅词坛,牢笼当代。[……]以其诗体言之,老苍鼻兀,取道少陵,未见脱换之工;窈眇娟丽,希风长吉,未免刻画之诮”(370)。

引用作品 [Works Cited]

- 胡应麟《诗薮》。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年。
[Hu, Yinglin. *A Gem of Poetry*. Shanghai: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, 1979.]
- 纪昀总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。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2000年。
[Ji, Yun, et al, eds. *The General Catalogue and Summary of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*. Shijiazhuang: Hebei People's Press, 2000.]
- 李东阳《怀麓堂诗话校释》,李庆立校释。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年。
[Li, Dongyang. *Annotated Poetry Remarks from Huailutang Studio*. Annotated. Li Qingli. Beijing: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, 2009.]
- 钱谦益编《列朝诗集》,许逸民、林淑敏点校。北京:中华书局,2007年。

- [Qian ,Qianyi ,ed. *Selected Poems across Dynasties*. Annotated. Xu Yimin , Lin Shumin. Beijing: Zhonghua Book Company ,2007.]
- :《钱牧斋全集》(包括《初学集》、《有学集》等)。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。
- [- - - . *Complete Works of Qian Muzhai (aka Qian Qianyi)* Shanghai: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,2003.]
- :《列朝诗集小传》。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 ,1983年。
- [- - - . *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elected Poems across Dynasties*. Shanghai: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,1983.]
- 乔亿《剑溪说诗》,郭绍虞编《清诗话续编》。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 ,1983年。
- [Qiao ,Yi. *Remarks on Poetry from the Sword Creek. A Sequel to The Poetry Remarks from Qing Dynasty*. Ed. Guo Shaoyu. Shanghai: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,1983.]
- 容庚“论《列朝诗集》与《明诗综》”,《岭南学报》1(1950):135-66。
- [Rong ,Geng. “On The Selected Poems across Dynasties and A Collection of Poems from Ming Dynasty.” *Lingnan Academic Journal* 1 (1950): 135-66.]
- 王世贞《艺苑卮言校注》,罗仲鼎校注。济南:齐鲁书社 ,1992年。
- [Wang , Shizhen. *Annotated Remarks on Arts*. Annotated. Luo Zhongding. Ji'nan: Qilu Press ,1992.]
- 吴宽《家藏集》。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 ,1991年。
- [Wu ,Kuan. *Collected Private Essays*. Shanghai: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,1991.]
- 徐祜卿《徐祜卿全集编年校注》,范志新校注。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。
- [Xu ,Zhenqing. *Annotated Complete Works of Xu Zhenqing in Chronicle Order*. Ed. Fan Zhixin. Beijing: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,2009.]
- 袁宏道《袁宏道集笺校》,钱伯城笺校。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。
- [Yuan ,Hongdao. *Annotations to Works of Yuan Hongdao*. Annotated. Qian Bocheng. Shanghai: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,2008.]
- 张廷玉总纂《明史》。北京:中华书局 ,1974年。
- [Zhang ,Tingyu ,et al , eds. *The History of Ming Dynasty*. Beijing: Zhonghua Book Company ,1974.]
- 周兴陆“钱谦益与吴中诗学传统”,《文学评论》2(2008):106-13。
- [Zhou ,Xinglu. “Qian Qianyi and the Tradition of Suzhou -Poetics.” *Literary Review* 2 (2008): 106-13.]
- 朱彝尊辑录《明诗综》。北京:中华书局 2007年。
- [Zhu ,Yizun ,ed. *A Collection of Poems from Ming Dynasty*. Beijing: Zhonghua Book Company ,2007.]
- :《曝书亭全集》。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年。
- [- - - . *Complete Works of Pushuting*. Changchun: Jilin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,2009.]
- :《静志居诗话》。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。
- [- - - . *Poetry Remarks from the Jingzhiju*. Beijing: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,2006.]

(责任编辑:查正贤)

